

明

史

明史卷三百五十一

列傳二百二

楊 漣

左光斗

魏大中

周朝瑞

袁化中

顧大章

楊漣字文孺，應山人。爲人磊落，負奇節。舉萬曆三十五年進士，除常熟知縣。剛方貞介，時號神明。舉廉吏第一，擬授戶科給事中。居八年，始得命。狀元莊際昌者，閩人，其殿試卷有訛字，且有洗改迹。漣劾奏之際，昌慙，遂引去。又劾吏部侍郎史繼偕以門牆故私際昌，不當使叅大政。時繼偕方候命入閣，亦堅請去。漣尋轉兵科右給事中。神宗疾不食，且半月，皇太子未

得見漣偕諸言官走謁閣臣方從哲御史左光斗曰
公何不率百官問安曰帝諱疾即問左右不敢傳漣
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
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毋有他志速下中書行法
公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
在事自有濟公更當宿閣中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
訶史志聰此何時尚問故事耶諸人多贊之越二日
從哲始率廷臣入問及帝疾亟太子尚躑躅宮門外
漣光斗遣人語東宮伴讀王安帝疾甚不召太子非
帝意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薄暮始還太子深納之

無何神宗崩光宗嗣位鄭貴妃虞帝懷宿憾彌縫百
方擾乾清宮結帝所寵李選侍爲請封皇后選侍亦
爲請封太后其交甚固漣語禮部孫如游曰皇長子
非李所愛李若后嫡矣他日將若何宜於大行遺詔
首舉冊立爲言登極後即援詔以請如游善之帝自
八月朔踐阼越四日即不豫都人競言鄭妃以美姬
八人進又使所善中官崔文昇投以利劑帝一晝夜
三十四起支離床褥而帝外家王郭二戚畹遍謁朝
士泣愬宮禁危狀謂帝疾必不起崔文昇藥故也非
誤也鄭李日於御前一圖太后一圖后欲得皇長子

屬已包藏禍心廷臣聞之憂甚漣光斗倡言於朝共詰責鄭養性令貴妃移宮貴妃不得已始移慈寧漣乃抗疏極論崔文昇用藥無狀請推問且曰外廷流言謂陛下興居無節侍御蠱惑必文昇藉口以掩其用藥之奸文昇之黨煽布以預杜外廷之口既損聖躬又虧聖德罪不容死至貴妃封號尤乖典常尊以遼母若大行皇后何尊以生母若本生太后何請亟寢前命越二日帝召見大臣并及漣且宣錦衣官校衆謂漣疏忤旨必廷杖囑從哲爲解從哲語漣當引罪漣抗聲曰死即死耳漣何罪及入帝溫言久之數

目連語外廷母信流言遂逐文昇停封太后命自是
再召大臣必及連連以小臣預顧命由是感激誓以
死報九月朔帝崩廷臣趨入或議以皇長子託李選
侍連曰天子寧可託婦人選侍無德於儲君有怨於
聖母此豈可託幼主者且鄭李連體奸宄叢生太阿
倒持我輩無事新主日矣請亟見儲皇即呼萬歲擁
出乾清暫居慈慶庶天位獲安衆稱善俄從哲偕劉
一燝韓爌至亦慮皇長子無託連曰三公在更問誰
託大行皇帝業已託孤言猶在耳棄之若何一燝深
然之及趨乾清宮閤人持梃不容入連攘臂大罵奴

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若曹不聽入意欲何爲聞人却乃得入臨比駕至宮門內豎大呼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請速還有攬衣欲奪者漣格而訶之殿下我主千官萬姓皆臣子更畏何人若曹敢無禮耶駕既入慈慶有請即日登極者漣曰今海宇清晏內無遼庶之嫌父死之謂何舍歛未畢而衮冕臨朝非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暮處之獲宜即朝委裘何害俄左光斗至責漣悞大事曰事脫不濟汝安辭死漣竦然群臣請於皇長子皇長子不從乃已既而廷臣請移宮選侍用私人

李進忠計必欲皇長子同居中外奏啟先詣已且謀
垂簾稱制惡光斗疏中武氏語議召皇長子加重譴
漣遇進忠於麟趾門進忠備言狀漣正色曰殿下曩
在乾清爲太子今在慈慶則爲天子選侍安得召即
鄭貴妃生死惟命選侍何人言何以出閫外且儲皇
年已十六非可玩弄於股掌乾清非彼得居不速移
若曹死無處所進忠語塞而退至登極前一日選侍
猶未移漣語從哲趨之從哲曰遲之亦無害漣曰非
以皇長子就太子宫猶可既爲天子反避宮人乎時
中官徃來如織或言選侍亦顧命中人漣斥之曰諸

臣受顧命當先顧其子寧當先顧其妾若曹食李家
祿耶選侍能於九廟前殺我則已今日不移死不去
一燦及周嘉謨助之詞色俱厲聲徹御前皇長子使
使宣諭乃退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崑
擅之寶宮必不可不移臣等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
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之亦惟今日其日宮遂移明日
熹宗即位大事乃定當是時兩朝易命宮府危疑諸
大臣惟一燦嘉謨言官惟光斗與漣協心排難餘率
觀望一聽漣指揮六日間漣鬚髮盡白帝亦數稱忠
臣漣自是聲振朝端而中外忌嫉者亦衆尋遷兵科

都給事中御史馮三元等極詆熊廷弼漣獨爲持平之論旋劾兵部尚書黃嘉善八大罪嘉善罷去先是移宮既定漣即言於諸大臣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天子既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是在諸公調護耳既而外廷惑流言謂選侍雉經其所撫皇女至投井御史賈繼春乃形之書疏漣恐其說遂滋上敬述移宮始末疏帝優詔褒荅且曰漣志安社稷忠直可嘉於是繼春及其黨益忌漣詆漣要結王安圖封爵漣不勝憤其年十二月遂抗章求去末言臣無病不敢以病請陛下不罪臣不敢以罪請惟有一去自明心

跡而已。疏上，即出城候命。言官多請留，連卒辭去。天啟二年，起禮科都給事中，旋擢太常少卿。明年冬，拜左僉都御史。又明年春，進左副都御史。是時魏忠賢用事，羣小附之，然憚衆正盈朝，不敢大肆。連益與趙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輩激揚諷議，務植善類，抑儉邪忠賢及其黨銜之。次骨，遂與汪文言獄將羅織諸人事，雖獲解，然正人之勢日危。其年六月，連遂抗疏力攻忠賢，列其二十四大罪言。高皇帝定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祇供掖廷洒掃，違者法無赦。聖明在御，乃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敢

列其罪狀爲陛下言之忠賢本亦井無類中年淨身
賣入內地初猶謬爲小忠小佞以倖恩繼乃敢爲大
奸大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
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
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交通孫杰論
去急於剪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
帝賓天實有隱憾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憤忠賢
悉排去之顧於護黨選侍之沈灌曲意綉繆終加蟒
玉親亂賊而警忠義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功在國本
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搆

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國
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
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
大罪五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
用陪推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銓政掉弄機權
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
陽江東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賜等抗論稍忤立行
貶黜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
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上年南郊
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

賢恐其露已驕橫託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姪傳封中外方爲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焉告殞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帝青宮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即陛下倉卒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旨殺於南苑其他內臣無罪而擅殺者又不知幾千百也大罪十一今日擬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

屢聚近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
雲插漢又不止塋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
廢中書明日廢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
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其甥
傅應星等濫襲恩廢褻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
法戚畹家人駢首畢命意圖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
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
十四良鄉諸生章士魁坐爭煤窰託言開礦而致之
死假令盜長陵一坏土何以處之大罪十五王思敬
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阱恣意榜掠

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忠
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司封
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不
善鍛鍊遂致削籍示律令可不守而忠賢之意指不
可不遵大罪十八科臣魏大中遵旨莅任忽傳旨詰
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煌煌天語朝
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受事
日以快私讐行傾陷爲事縱野子傅應星陳居恭傅
繼教輩投匭設阱片語稍違駕帖立下勢必興同文
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息內外戒嚴東廠訪

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實主忠賢司房之
印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九廟生
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
忠賢與奸相沈滄創立內操數匿奸宄安知無大盜
刺客爲敵國窺伺者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爲
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墊
道人以爲大駕出幸也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
蓋夾護環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竊謀叩馬
獻策者實繁有徒大罪二十三聞今春忠賢走馬御
前陛下射殺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

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
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兕於肘腋間
乎此又寸鬱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凡此
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
舌而莫敢奏間或奸狀敗露則有奉聖夫人爲之彌
縫甚至無恥之徒攀附枝葉依托門牆更相表裡迭
爲呼應積威所劫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賢不知有
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即如忠
賢前往涿州一切政務必星夜馳請待其既旋詔旨
始下天顏咫尺忽慢至此陛下威靈猶謂尊於忠賢

耶臣與聞先朝顧命且嘗蒙陛下忠直之褒不惜碎首爲天下擊此大奸乞立正國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臣死且無憾忠賢初聞疏懼甚其黨王體乾及客氏力爲保持遂令魏廣微調旨切責漣先是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機洩遂於會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爲計漣愈憤莫補牘御前再劾忠賢詎知之過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羣奄數百人裹甲夾陛立勅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止自是忠賢日謀殺漣至十月吏部尚書趙南星既逐廷推代者漣注籍不與忠賢矯旨責漣大不敬無人臣

禮偕左光斗並削籍忠賢憾不已再興汪文言獄將
羅織殺漣五年其黨大理丞徐大化劾漣光斗黨同
伐異招權納賄命逮文言至并鞠之已許顯純嚴鞠
文言使引漣納熊廷弼賄文言仰天大叫曰世豈有
貪賊楊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漣別字也顯純乃
自爲獄詞坐贓二萬遂逮漣士民數萬人擁道攀號
所歷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生還比下詔獄顯純酷
法拷訊體無完膚其年七月遂於夜中斃之年五十
四漣素貧產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二子至
乞食以養徵贓令急鄉人競出貲助之下至賣菜傭

亦爲翰助其節義感人如此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忠烈官其一子

左光斗字遺直桐城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除中書舍人選授御史待命八年始下時廷推閣臣禮部侍郎何宗彥以人望不獲與反拒之去光斗歷陳五不平譏切首輔方從哲甚至已劾兵部尚書黃嘉善不職孝端皇后崩使臣頒詔當請勅禮部侍郎孫如游止以部劄行之光斗疏駁其謬卒獲更正巡視中城捕治吏部豪惡吏獲假印七十餘假官一百餘人輦下震悚出理屯田言北人不知水利一年而地荒二

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有道於此能使旱
不爲災澇不爲害惟有興水田一法因條上三因十
四議曰因天之時因地之利因人之情曰議濬川議
疏渠議引流議設壩議建閘議設陂議相地議築塘
議招徠議擇人議擇將議兵屯議力田設科議富民
拜爵其法犁然具備詔悉允行自是水利大興北人
皆知藝稻餽元標曰吾三十年前在都都人不知稻
草何物今所在盡稻種水田力也奄人劉朝稱東宮
令旨索戚畹廢莊光斗不啟封還之曰尺土皆殿下
有今日安敢私授奄人憤而去光宗崩李選侍據乾

清宮迫脅皇長子封皇后勢張甚光斗上言內廷有
乾清宮猶外廷有皇極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
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悍居
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
儼然尊居正宮而殿下乃退處慈慶不得守几蓮行
大禮名分謂何選侍事先皇無脫簪戒旦之德待殿
下無拊摩育養之恩此其人豈可以托聖躬者且殿
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
貳何慮乏人尚湏乳哺而襁負之哉况睿質初開正
宜不見可欲何必托於婦人女子之手及今不蚤斷

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崇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於今
將來有不忍言者時選侍欲崇大柄廷臣牋奏令先
進乾清然後進慈慶得光斗牋大怒將加嚴譴數遣
使宣召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輩
何爲者選侍益怒邀熹宗至乾清議之熹宗不肯往
使使取視其牋心善之趣擇日移宮光斗乃免當是
時官府危疑人情洵懼光斗與楊漣協心建議排奄
奴扶冲主俾宸極獲正官府晏然兩人力爲多由是
朝野竝稱爲楊左選侍既移職鸞宮帝所以奉養者
備具而其宮奴劉遜劉朝田詔等以盜寶繫獄詞連

選侍父諸奄計無所出則妄言選侍投環皇八妹入井以焚感朝士御史賈繼春信之上書內閣言帝不當薄待庶母光斗聞之即上言移宮之後陛下自宜存大體捐小過若獲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即於國體有損乞立誅逆等其餘槩從寬政疏入帝即宣諭百官備述選侍凌虐聖母諸狀乃召見又言朕與有仇自是中外知帝有夙憾而諸附會繼春者益紛紛浮議矣改元議起或議削泰昌弗紀或議去萬曆四十八年即以今年為泰昌或議以明年為泰昌後年為天啓光斗力排其說請從今年八月以前為萬

曆以後為泰昌議遂定孫如游由中旨入閣抗疏請
斥出督畿輔學政力杜請寄識鑒如神天啓初廷議
起用熊廷弼罪言官魏應嘉等光斗抗疏救之嘗言
廷弼才優而量不宏昔以平遼則有餘今以復遼則
不足已而果然三年秋疏請召還賈繼春范濟世及
文震孟潘朝薦毛士龍徐大相等不納其年擢大理
寺丞進少卿明年二月拜左僉都御史是時東林勢
盛韓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鄭三俊李邦華魏大中
諸正人咸居要地光斗與之意氣相得務為危言核
論甄別流品一時正人咸賴之而小人不悅者亦

衆光斗與阮大鍼同里始招之來已而復相失大鍼恨之光斗之防小人甚疎又頗與汪文言交好大鍼黨傅樞遂劾光斗及大中比暱文言肆為奸利光斗疏辨詆樞結東廠理刑傅繼教為昆弟樞恚再疏訐光斗光斗乞罷事幸得解楊漣之劾魏忠賢光斗與其謀又與攀龍共發崔呈秀賊私忠賢暨其黨咸怒及忠賢逐南星攀龍大中次將及光斗漣光斗憤甚草奏劾忠賢及魏廣微三十三斬罪擬十一月二日上之先遣家累南還忠賢詢知先二日假會推事與漣俱削籍群小憾不已復與汪文言獄入光斗名

遣使往逮父老子弟擁馬首號哭聲震原野縱騎亦
為雪涕至則下詔獄酷訊主獄者許顯純誣受楊鐫
熊廷弼賄連等初不承光斗私計曰彼殺我有二法
因我不承而酷刑以斃之一也夜半令獄卒潛殺之二
也承則當下法司庶有見天之日諸人然其言俱自
誣服光斗坐賊三萬忠賢乃矯旨仍令顯純五日一
追比不下法司諸人始悔失計容城孫奇選者節俠
士也與定興鹿正以光斗有德於畿輔倡議贖金諸
生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輸緩其獄而光斗與連已
同日為獄卒所斃時五年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年五

十一光斗既死賊猶未竟忠賢令撫按嚴追繫其群
從十四人長兄光霽坐累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
應秋猶以所司承追不力疏趣之由是諸人家族盡
破及忠賢定三朝典要移宮一案以連光斗為罪魁
議開棺曝屍有解之者乃免忠賢既誅贈右都御史
錄其一子已再贈太子少保南渡時追諡忠毅弟光
先由舉人歷官御史巡按浙江與平金華許都之亂
馬士英薦阮大鍼光先力爭不可後大鍼得志尋端
逮之光先匿於左良所堤騎不敢赴乃止

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性狷介為諸生酷貧讀書砥

行從高攀龍受業意豁如也舉於鄉家人易新衣冠
怒而毀之第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徒步觀政既官行
人教奉使秋毫無所擾天啓元年擢工科給事中楊
鐸李如楨既論死以僉都御史王德完言大學士韓
爌遽擬旨減免大中憤抗疏力爭詆德完晚節不振
盡喪典刑語弄侵爌帝已詰責大中德完恚言曩不
舉李三才為大中所怒故排正論擊忠良兩人互相
詆訐疏屢上爌亦引咎辭位御史周宗建徐揚先張
捷徐景濂溫臯謨給事中朱欽相為德完不平交章
論大中之久而後定明年偕同官周朝瑞等兩疏劾大

學士沈淮侵及魏進忠客氏中外忌之紅丸議起力
請誅方從哲崔文昇李可灼且追論鄭國泰傾害東
宮罪持議峻切益為邪黨仄目太常少卿王紹徽素
與東林為難至是營求巡撫大中惡其人持疏請斥
紹徽卒自引去再遷禮科左給事中是時恤典冒濫
每大臣卒其子弟夤緣要路以請無不如志大中素
疾之一切裁以典制要路咸怨四年遷吏科都給事
中大中為人剛方嚴冷疾惡若讐在官不以家自隨
止二倉頭給饗入朝則鍵其戶寂無一人有外吏以
苞苴至者舉發之自是無敢及其門吏部尚書趙南

星知其賢事多咨訪言必見納諸人不能得之南星者率歸怨大中是時清流氣盛前此祇排東林者非廢處林泉則出居外服其人方恨之次骨而東林中又自相齟齬各以地分彼此先是大中駁蘇松巡撫王象恒恤典山東人居言路者咸怒及敗浙江巡撫劉一焜江西人亦大怒給事中章允儒尤甚遂鼓其全官傅魁假汪文言發難劾大中貌陋心險色取行遭交通文言肆為奸利并及左光斗疏入魏忠賢大喜立下文言詔獄大中時遷吏科疏辨會有左右之者詔許履任御史袁化中給事中甄淑等相繼為大

中光斗辨向高以舉用文言亦引罪求罷事獲解大
中乃遵旨履任明日鴻臚報名面恩忠賢忽矯旨責
大中互訐未竣不得赴新任故事鴻臚報名狀無批
諭旨者舉朝駭愕概亦極言中旨不宜旁出大中乃
復視事然自是朝端水火諸正人咸不安其位矣未
幾楊漣疏劾忠賢大中亦率全官上言從古君側之
奸非遂能禍人國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
其君不悟乃始至於不可救今忠賢擅威福結黨與
首殺王安以樹威於內繼逐劉一燝周嘉謨王紀以
樹威於外近且覽三戚畹家人以樹威於三宮深結

保母客氏伺陛下之起居廣布傳應星陳居恭傳繼
教輩通朝中之聲息人怒於下天怒於上故憲臣連
不惜粉身碎首一為陛下力陳今忠賢種種罪狀陛
下悉引為親裁代之任咎恐忠賢所得之溫旨即出
忠賢之手而憲臣之疏陛下且未及省覽也陛下貴
為天子致三宮列壙盡寄性命於忠賢客氏能不寒
心陛下謂宮禁嚴密外庭安知杖乘有言欲人弗知
莫若弗為未有為其事而他人不知者又謂左右屏
而聖躬將孤立夫陛下一身大小臣工所擁衛何藉
於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恐禁庭左右悉忠賢

容氏之人非陛下之人陛下真孤立於上耳忠賢得
疏大怒矯旨切讓熊廷弼久論辟後因孫承宗言有
詔待以不死及朝審刑部喬允升等遂欲輕之大中
力持不可乃止是時魏廣微結納忠賢表裏為奸大
中素欲糾之會孟冬時享廣微懼塞後至大中遂抗
疏論列廣微愠益與忠賢合先是忠賢勢張甚及廷
臣交攻陽為欽戒諸奏請故示曲從而陰伺其隙迨
吏部推謝應祥山西巡撫廣微遂嘆所親陳九疇發
難謂大中出應祥門推舉不公遂貶三秩出之外諸
正人一時並逐而天下大權盡歸忠賢矣明年汪文

言再下獄許顯純自削牘誣大中受楊鏞熊廷弼賄
三千遂矯旨與連光斗等五人並連鄉人魏汝送者
數千人既下詔獄顯純酷刑拷訊血由狼籍其年七
月獄卒受指與連光斗同夕斃之中故連教日始
報冤濟敗至不可識行道莫不哀之莊烈帝嗣位忠
賢既誅廣微搥九疇並麗送案大中贈太常卿謚忠
節錄其一子長子學泓字子敬為諸生好學工文有
至性大中被逮學泓牽裾號慟欲隨侍以北大中曰
覆巢有完卵耶父子俱碎無為也乃微服間行刺探
起居既抵都邏卒四布則變姓名匿旅舍晝伏夜出

稱貸以完父賦賦未竟而大中斃學泚恟絕復蘇扶
襁歸晨夕號泣遂病家人以漿進麾之曰詔獄中誰
夜半進之漿者竟號泣而死崇禎初有司以狀葺詔
旌為孝子次子學濂字子一生員異才有盛名舉崇
禎十六年進士擢庶吉士明年李自成逼京師與同
官吳爾璉慷慨建議大學士范景文以聞莊烈帝特
召見兩人將任用之無何京師陷帝殉社稷學濂以
太子二王猶在先所結畿輔義旅且至思得乘間以
圖大事乃隱忍受賊戶部司務職既而所圖不果賊
且謀猗號慨然賦絕命詞二章自縊死時四月二十

有九日也。汪文言者，歙人，初為縣吏，為人智巧，任術而負俠氣。因里人黃正賓以交於金壇于王立，由是盡知朝士邪正及時政得失。後王立遣入京刺事，輸貲為監生，察群奄中惟東宮伴讀王安賢而知書，遂傾心結納，相與談當世流品，安聽之忘倦。其時齊楚浙三黨方張，清流摧折殆盡，而局中諸有力者久亦漸相攜，或文言策之曰：「浙人主兵也，齊楚客兵也，成功之後，主欲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逐，此可構也。」乃與王立謀，多方設奇用間，而齊浙之黨遂離。迨光熹之際，安與劉一燝內外協心，弼成諸善政。文言交

閔力為多一時正人稱之不容口而小人之目者亦
衆魏忠賢既殺安府丞邵輔忠遂希指劾文言禠其
監生既出都復速下吏得未減文言益游公卿間門
外輿馬為滿葉向高題為內閣中書大中及韓爌趙
南星楊漣左光斗諸人頗往來有跡會阮大鍼與大
中有郅遂與章允儒定計囑樞疏劾文言既下詔獄
大中危甚書片紙抵黃尊素曰事急矣勿殺義士尊
素雅與鎮撫劉喬善為言文言無足惜不可使縉紳
之禍由此蔓延喬頷之獄詞無所連染但中旨廷杖
禠職而已後忠賢欲與大獄啖其黨連劾之最後以

御史梁夢環疏復逮下詔鞫訊主獄者許顯純諷
令供楊漣等賊文言備受五毒不誣正人一言顯純
乃自為供狀文言垂死張目大聲曰爾莫妄書異時
吾當與面質顯純遂即日斃之於是大中逮北斗及
袁化中並被逮周朝瑞顧大章則以求緩熊廷弼獄
并及焉諸所誣坐者越南星穆昌期毛士龍夏之令
王之案鄒維璉惠世揚鄧漢廣化鰲錢士晉徐良彥
熊明遇施天德並下撫按追賊自是衣冠道盡朝士
率屈首事奄豎矣

周朝瑞字思永臨清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中書

舍人光宗嗣位擢吏科給事中甫拜命疏請收錄先朝遺直俄陳慎初三要曰信仁賢廣德澤遠邪佞因請留上供金花銀用佐軍興而疏詞多指斥中貴中貴惡之激帝怒貶秩調外大學士方從哲力救不聽時列諫垣甫四日也未出都而熹宗立詔復故官疏請容納直言又陳考選之弊請慎別真才日講將舉進君臣交警之規帝並褒納賈繼春之請安李選侍也朝瑞力駁之與繼春往復者數四自是右繼春者皆不悅天啓元年再遷禮科左給事中時選事方棘朝瑞請於閣臣中推通曉兵事者二人專司其事而以職

方即一人專理機宜給事中二人專主封駁帝可之
雒縣知縣王納諫為奄人所誣中旨鐫秩給事中毛
士龍以糾駁奄人為府丞邵輔忠所陷中旨除名朝
瑞並抗章論列十二月辛巳日上有一物覆壓忽大
風揚沙天盡赤都人駭愕而所司不以聞朝瑞言當
此東西交警時天不悔禍有此非常謹告陛下誠宜
省躬慮敗虛已求言嚴勅內外臣工盡化陰私毋復
仍前角鬪紛事甘心悞國更詰責所司不奏報之罪
帝納之時帝踐阼歲餘未嘗親政權多旁落朝瑞言
今日急務在陛下躬攬萬幾宜於朝講畢取二三大

事令輔臣執簡指陳陛下親賜裁決久之睿慮益明
自可迎機立斷奏入宦官以帝親政不利已降旨政
務委閣臣祖宗舊制豈得紊亂其實政權并不在閣
也明年二月廣寧失詔停經筵日講朝瑞等上言不
學而墻滋事惟煩所關軍國利害不淺此果出自聖
意輔臣當引義固爭如輔臣阿中涓意實有先言輔
臣亦讀聖賢書豈不知人主宜使務學接見賢士大
夫而乃為此過舉乎况主上冲齡志意未定種種借
業皆堪覆國獨賴朝講不輟諸臣猶得一覲天顏共
白指鹿之奸今常朝已漸傳免倘併講筵廢之九閣

既隔謁見何時恐司馬門之報格不以入宮大防之
敗竟不及知國家大事去矣豈但深居永日言不及
義學荒於嬉而德終用顯哉會禮部亦以為言乃命
日講如故三月偕同官惠世揚蕭基李遇知熊德陽
韓繼思魏大中霍守典御史左光斗汪秉讓李日宣
劉芳極論大學士沈淮言淮內行不修貽羞鄉里為
臺臣董羽宸論列進退失據乃用門客謀藉募兵為
進身之地遍布輦轂或陰伺大內隱事以告人或密
偵外廷隱事以獻內蹤跡詭秘識者憂之近又遣門
客顏思忠招兵一萬矣偵棘短檟意欲何為祖制掃

除之役例不與政况兵戎大事准陰使門客晏日華
潛入大內誘劉朝等練兵名養龍貅實蓄奸宄頗使
聖明之朝再北江彬之事教孫升木厥罪奚辭國朝
外戚不典兵今駙馬王禹募兵之舉准實主之致鄭
養性等潛窺聲息廣結奸徒人自為兵家自為將以
至長史亦招兵親王亦招兵紛紛舉動是何景象嗟
嗟奄人弄兵於內戚昵弄兵於外閹臣弄兵於內外
之間不必強敵臨關而長安一片土先化為戰場矣
乞先除肘掖之賊而後除封疆之賊得吉切讓准亦
疏辨帝優詔荅之朝瑞等再疏詆其惟薄不修葺蓋

不飭且發其賄交李進忠盧受劉朝及乳媪客氏狀
末復侵其私人邵輔忠徐大化語過激烈奪甄首世
揚俸先是大化承要人指力攻熊廷弼朝瑞惡之無
何王化貞素廣寧邊大化又請立誅廷弼朝瑞以廷
弼才可用請令戴罪守山海疏四上並寢不行大化
遂力詆朝瑞朝瑞憤亦醜詆大化所司為兩解之然
朝瑞之禍種於此矣秦王請封庶子為郡王奄人陰
主之朝瑞力爭不可三年秋將遣使朝鮮錦衣指揮
張道濟黃錄欲往朝瑞跪止之尋擢太僕少卿朝瑞
骨鯁敢言凡所論列率與中人相措拄銜之次骨後

魏忠賢盜柄大化為之腹心必欲殺朝端竄其名汪
文言獄中矯詔與楊漣等五人並逮下鎮撫獄坐安
議移宮及受廷賜賄萬金五日再訊榜掠備至竟斃
之於獄崇禎初贈大理卿予一子官南渡後進謚忠
毅

袁化中字民諧武定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歷知內
黃涇陽二縣有善政泰昌元年擢御史時熹宗冲齡
踐阼上無母后官府危疑化中上疏曰方今二帝見
背兩宮早離母儀之選未行講幄之臣未列陛下實
孑然孤立耳雖為同飲食而侯興居誰為屏冶容而

節勞逸輔臣方從哲占籍京師近習中涓皆其梓里
賢愚邪正聞見必真倘於此留神杜朋比而寄忠誠
正老成之責任也若從哲之自處實有可議試問自
柄政以來有一言不落人後一事不來指摘者乎即
如先皇晏駕衆議稜宮從哲草一揭示衆欲廷臣共
言及廷臣有言而從哲之揭反納之袖中事在不疑
猶懷觀望大臣之義宜爾哉李可灼輕進紅丸治以
庸醫殺人罪彼亦何辭乃始議賞金繼議養疾明明
國憲何故輕為倒置總之從哲生平以摸稜廢軍國
之務以委靡醜衰替之風自今國步多艱毋再仍前

泄泄天下事尚可為也。報聞。天啟元年二月。疏陳時
事可憂者八曰。宮禁漸弛。曰。言路漸輟。曰。法紀漸替。
曰。賄賂漸章。曰。邊疆漸壞。曰。職掌漸失。曰。宦官漸盛。
曰。人心漸離。語皆剴切。出按宣大。以憂歸。服除。起掌
河南道。楊漣之劾魏忠賢也。化中亦率同官上疏曰。
自陛下臨御以來。忠賢障日蔽明。逞威作禍。視大臣
如奴隸。斥言官若孤雛。殺內庭外庭如草菅。朝野共
危。神人胥憤。特陛下未之知。故忠賢猶有畏心。今憲
臣已明明入告矣。陛下念潛邸微勞。或貸忠賢以不
死。而忠賢實自懼一死。懼死之念深。將從而走險。騎

虎難下臣恐其橫逞之毒不在縉紳而即在陛下陛下試思深宮之內可使多疑多懼之人日侍左右而不為防制哉臣故願陛下早斷之也疏入忠賢大恨時有錦衣陳居恭者以忠賢爪牙為遽疏所論及亦攻忠賢自解時論駭異化中特疏落其職毛文龍獻俘十二人而稚兒童女居其八化中力請釋之且言文龍叙功之濫忠賢素庇文龍益不悅崔呈秀按淮揚賊私狼籍及回道考核化中無所拘據實上之呈秀大恨會謝應祥廷推被許化中實與其事呈秀遂嗾忠賢敗化中秩調之外已竄入汪文言獄詞中逮

下詔獄呈秀必欲殺之授意許顯純誣其納楊錫熊
廷稱賄六千酷刑拷掠竟於獄中斃之崇禎初贈太
僕卿官其子南渡後追謚忠愍

顧大章字伯欽常熟人父雲程南京太常卿大章舉
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泉州推官上官有惡之者自
乞改教除常州教授父喪除值朝中朋黨角立正士
日摧慨然曰昔賈彪不入顧厨之目卒西行以解其
難余向與東林疎此正可以彪自况也乃入都補國
子博士大章故留心世務至是居冷署非世所指名
乃蒸酒謔浪與朝士通往來陰察其交聞言茶而為

清流効力久而人漸知之有忌者四十六人遷刑部
主事以奉使歸還朝則天啓己改元進員外郎典試
廣西既報命尚書王紀令署山東司事山東司轄董
轅最號難任自遼陽失後五城及京營巡捕日以邏
奸細為事其稍有蹤跡者率論重辟諸絕無左驗者
餘二百人所司懼罪莫敢讞多從官去及是饑寒極
措存者止五十人大章言於紀曰以一身易五十人
命且猶甘之矧止一官乎即日會讞繫三人餘悉移
大理允釋紀大嗟服有千總杜茂者賁登萊巡撫陶
即先千金行募兵金盡而兵未募不敢歸匿薊州僧

舍為邏者所獲詞連佟卜年卜年遼陽人舉進士歷
知南皮河間兩縣遷薊州府同知未行經畧熊廷弼
薦為登萊監軍僉事邏者榜掠茂言常客卜年河間
畧中三月與之謀叛因挾其二僕往通李永芳行邊
尚書張鶴鳴以聞鶴鳴故與廷弼有隙欲藉此甚其
罪朝士雖知卜年寃莫敢言及鎮撫既成獄移刑部
尚書紀疑之以問諸郎大章曰茂既與二僕往來三
千里乃拷訊垂斃而終不知二僕姓名其誣服何疑
卜年雖非奸細然實佟養真族子流三十里可也紀
深然之未上而紀別藉去侍郎楊東明言可獄益急

擬寘重辟大章力爭卒擬流罪以上作卡而詰責卒
論辟瘦死獄邏者獲奸細劉一斌魏忠賢疑劉一燦
昆弟欲因以株連一燦大章力辨其非忠賢大恨熊
廷弼王化貞之下吏也法司諸屬二十八人共獻多
有議寘廷弼者大章因援議能議勞劄言化貞宜誅
廷弼宜論戍然二人卒坐死大章亦遷兵部去無異
議也會王紀劾罷徐大化又疏劾客氏其黨疑紀疏
出大章手恨之大化所親楊維垣方居言路遂訐大
章妄倡八議鬻大獄大章疏辨當事察其誣不問維
垣四疏力攻言納廷弼賄四萬且列其鬻獄教事反

履詆訐不休當是時大章危甚賴座主葉向高保持
下浙司驗問都御史孫瑋等白其誣但言大章不當
賣辨稍奪其俸而止大章亦遂引歸五年起歷禮部
郎中出為陝西副使時忠賢勢大張欲盡除異己而
大化已起大理丞與維垣同為忠賢心腹因假汪文
言獄連及大章逮下鎮撫拷掠竟如維垣前奏坐贓
四萬及楊連等五人既死群小聚謀謂諸人潛斃於
獄無以厭服人心宜付法司定罪明詔天下乃移大
章刑部獄由是連等五人慘死代外人始聞比對薄
大章詞氣不撓刑部尚書李養正世宗以撫原詞

以移宮事牽合封疆坐六人大辟

一忠賢大

喜矯詔布告四方仍移大章鎮撫人帝慨然曰吾安
可再入此獄呼酒與弟訣趣和藥飲之不死投繯而
卒崇禎初贈太僕卿官其一子南渡後追謚裕愍先
是六月間秘獄中忽生黃芝光彩遠映及六人果入
造成六辨或以為祥大章嘆曰芝瑞物也而辱於此
吾輩其有幸乎已而果然

論曰移宮一事其間不能以髮未可謂諸臣爭之過
急也然名高則物忌情紳之禍胎在此矣魏瑞之橫
必危宗社楊左奮然首擊之明知為博浪之錘亦其

勢不容以或已也身填獄密豈曰如飴第大義當前
即一切寧暇繫念乎獨是彌天公案祗以成烈士之
名而仍未有救於公室覆亡之禍且不旋踵而至矣
嗚乎哀哉

明史卷三百五十二

三

周起元

參昌期

順昌

子茂蘭
朱祖文

顏佩常

周宗建

黃尊素

李應昇

萬燦

林汝翁

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萬曆二十八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歷知浮梁南昌二縣以廉惠稱行取入都有評事以私怨許奏起元堅不就考尚書孫丕揚曰起元不考則評事重議考則評事姑停俸耳僚友多勸起元乃始就考注湖廣道御史方侯命間值京察御史劉國縉疑鄭繼芳假書出起元及李邦華李炳

恭徐縉芳徐良彥手遂目為五鬼繼芳且入之疏中
起元憤刊章自明然五鬼之疏遂傳居二年命始下
會太僕少卿徐兆魁以攻東林為御史錢春所劾起
元亦疏劾之奸人劉世學者誠意伯劉蓋臣從祖也
亦疏詆東林顧憲成起元憤力斥其謬蓋臣遂許起
元益詆憲成起元再疏極論其同官翟鳳翀余懋衍
徐良彥魏雲中李邦華王時熙潘之祥亦交章論列
且不令捕世學世學遂遷吏部侍郎方從哲由中旨
起官起元力言不可并劾及給事
詩教周永春
吏部郎李養正郭士望等趙煥之
王時熙

也起元劾其背旨擅權坐停俸煥

來代獲

以門戶出藩之祥張鍵於外起元

疏糾駁且言

張光房等五人不當預之部曹其言皆與黨人抵牾
忌者益衆尋巡按陝西風采甚著卒以東林故出為
廣西叅議分守右江道柳州大饑羣盜叢起起元攝
行府事極意振救民既蘇乃單騎招降劇賊梗化者
勦之部內寧謐授四川副使未上會遼陽破廷議通
州重地宜設監司乃命起元以叅政涖之時諸道客
兵及四方召募至者輻輳其地至擁衆相擊起元戮
其渠魁自是不敢譁天啟三年入為太僕少卿旋擢

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十府公廉愛民絲粟無所取
織造中官李實素貪橫妄增定額恣意誅求蘇州同
知楊姜時畧府事實惡其強項不屈節擬他事妄劾
之當事察其誣僅予薄罰實意未愜必欲姜行屬吏
禮以風示列城張已威再疏劾其抗旨尅價併污以
賊賄有詔逮治起元初至即為姜辨寃且臚上去蠹
七事語多侵實實固已不悅及是再疏為姜昭雪語
更切直魏忠賢比實取嚴旨責起元令速上姜貪劣
狀起元以姜實廉謹力頌其賢益
因引罪乞罷
忠賢大怒矯旨斥姜為民姜既疏
起元抗疏劾

實列其貪恣不法數事且復為姜

范及忠賢益

切齒然實終以起元故為之歛也

中大米起元

百方極郵民忘其困分守叅政朱童蒙者先為兵科都給事中以攻鄒元標外遷遂失志狂暴每行道輒鞭撲數十人血肉狼籍起元因民弗忍欲糾之童蒙遂稱病去起元乃列其貪虐狀以聞當是時忠賢已逐趙南星楊漣等勢方熾得起元疏大怒矯旨削其籍反擢童蒙京卿中外聞而駭之六年二月忠賢欲殺高攀龍周順昌繆昌期黃尊素李應昇周宗建六人知實素銜起元遣人取其空印疏令其黨李永貞李

朝欽誣起元為巡撫時乾沒帑金十餘萬日與攀龍輩往來講學因行居間遂矯旨逮之起元道遠至則順昌等已斃獄中許顯純酷加拷掠竟如實疏所証懸贖十萬罄資不足親故亦多破家其年九月竟於獄中斃之吳士民及其鄉人無不垂涕者莊烈帝嗣位贈兵部右侍郎官其一子南渡時追諡忠惠

修昌期字當時江陰人為諸生有盛名舉萬曆四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年五十有二矣有同年生忌之揚言為于玉立所薦自是有東林

挺擊事起御史劉廷元倡風癩之說其同官劉升發知之疏抵發

奸者謂不當詫之為奇貨居之為元功昌期憤語朝
士曰奸徒徂擊青宮此何等事乃以風癩二字庇天
下亂臣賊子以奇貨元功四字沒天下忠臣義士哉
語傳都下廷元黨深疾之給事中劉文炳劾閣臣吳
道南遂陰詆昌期時方授簡討文炳再疏顯攻昌期
即移疾去既而京察廷元輩復思中之類學士劉一
燦力持乃免天啓元年還朝一燦以次輔當國其冬
首輔葉向高入有小人間之者謂一燦實沮其來向
高不悅會給事中孫杰承魏忠賢風指劾一燦及周
嘉謨忠賢遽傳旨允故昌期急詣向高力言二人顧

命重臣不可輕逐內傳不可奉向高怫然曰上所傳何敢不奉昌期曰公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力爭必可得也若一傳而放两大臣異日天子手滑不復可止矣向高嘿然昌期因備言一燥質直無他腸向高意稍解會顧大章亦為一燥言一燥乃得善去兩人故向高門下士也昌期尋遷左贊善進左諭德楊連將劾魏忠賢左光斗實贊決之示意於昌期昌期曰夫攻內者止爭呼吸耳一不中而國家隨之今內無張永外無楊一清可幾倖乎北斗不謂然無何連疏上昌期通過向高向高曰楊君此疏亦太率易

其人於上前時有宦正一日鳥飛入宮上乘梯手覆
之其人挽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者叱曰此非汝分
雖賜不得衣也其強直如此是疏果行安從得此小
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昌期愕然曰誰為此言以謀
公可斬也向高色變昌期徐起去語聞於漣漣怒向
高亦內慚密具揭請帝允忠賢辭忠賢大愠向高懼
思所以自解乃揚言此非我意門生繆昌期迫我也
會有言漣疏實昌期代草者忠賢遂深怒不可解及
向高去璫廣秉政忠賢逐趙南星高攀龍魏大中及
漣光斗廣皆具奏懇留忠賢及其黨謂昌期實左右

之而昌期知勢之不可留送之郊外執手太息由是
忠賢益恨昌期具疏乞假遂落職閉住五年春以汪
文言獄詞連及削職提問忠賢憾不置明年二月後
於他疏責昌期已削籍猶冠蓋延賓令縱騎逮問踰
月復入之李實疏中下詔獄昌期慷慨對簿詞氣不
撓竟坐賊三千五毒備至昌期不勝刑四月晦竟斃
於獄在烈帝紹統贈詹事兼侍讀學士錄其一子詔
并予諡會詞臣姚希孟雅不善左光斗周宗建力尼
之遂并昌期及周起元李應昇黃尊素周朝瑞袁化
中顧大章皆不獲諡南渡時始諡文貞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為諸生砥礪名行慨然有振起流俗之志舉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福州府推官稅監高榮橫恣吏白當修謁順昌叱之捕治其爪牙不少貸案激民變起巡撫袁一驥挫辱之質其二子并質副使呂純如或議以順昌代順昌曰此豈吾死所哉執不往由是與純如忤將投劾歸當事輒留之乃已嘗攝閩縣及福州府事咸有惠政擢吏部稽勲主事天啟中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力杜請寄抑僥倖清操嶢然以假歸順昌為人剛方貞介疾惡如讐起撫周起元以忤魏忠賢削籍順昌為文送之指斥

無所諱及魏大中被逮道吳門順昌出錢留之三日
感憤時事目皆為裂使者屢趣行則瞑目曰若不知
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我故吏部郎周順昌也若歸
語魏忠賢毋怙權肆惡殺天下士而主無正人教誨
之故至此其悉以吾言歸告之因戟手呼忠賢名罵
不絕口更以女字大中孫使者歸以告忠賢大怒御
史倪文煥者忠賢義子也嘗誣劾同官夏之令致求
死順昌不平語人曰他日倪御史不當償夏御史命耶
文煥聞大怒遂劾順昌不宜與罪人婚且誣以贓賄
忠賢即矯旨削奪先所忤副使呂純如順昌同鄉人

時以京卿家居挾前憾譖於織造中官李實及巡撫
毛一鷺已實追論周起元誣順昌肆行請賜有所乾
沒遂與起元等並逮順昌好為德於鄉每與人冤抑
及郡中大利害輒為所司陳說以故士民德順昌肆
及聞逮者至衆咸憤怒號寃者塞道聞讀曰不期而
集者數萬人咸執香為周吏部乞命諸生數人前謁
一鷺及巡按徐吉請按民情上聞為順昌祈免往後
間旗尉厲聲罵曰東廠待人鼠輩敢爾耶大呼囚安
在手擲鉗踏於地聲琅然衆益憤曰始吾以為天子
命乃東廠耶遂盡擁而上勢如山崩不可止旗尉東

西竄伏衆縱橫毆擊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遁一驚
吉失魄不能語預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素得民曲
為解諭衆始散順昌乃自詣吏又三日北行至則下
之詔獄忠賢怒益甚嗾許顯純鍛鍊坐昧三千五日
一酷掠每當掠治必罵忠賢極口顯純用椎落其齒
自起問曰復能罵魏上公否順昌噴血唾其面罵益
厲遂於夜中潛斃之時六年六月十有七日也明
莊烈帝嗣位文煥伏誅實下吏一驚吉坐忠賢祠
與純如並麗逆案順昌贈太常卿官其一子給事中
瞿式耜訟諸臣寃稱順昌及楊連魏大中清忠先著

詔諡忠介長子茂蘭字子佩生有至性痛父慘死刺
血書疏詣闕懇寃莊烈帝為動容是時恤忠之典祭
英贈廢成備并以所贈官推及其祖父於是死者獲
贈生者獲封茂蘭更上疏請給三世誥命且建祠賜
額帝悉可之且命先後慘死諸臣咸視此例自古恤
忠之典未有若此優者茂蘭好學砥行不就廢叙國
變後隱居不出以壽終諸生朱祖文者都督先孫為
人慷慨尚義嘗順昌被逮祖文間行詣都周其患難
及徵賊令急為奔走稱貸不憚艱險既順昌櫬歸祖
文哀恻憤鬱發病死鄉人義之方吳人之擊旂尉也

一驚飛章告變東厥刺事者言吳人盡反謀斷水道
劫漕舟忠賢大懼召崔呈秀尤其失策呈秀叩頭乞
死忠賢叱出之俄一驚再疏言亂已旋定首亂顏佩
帝馬傑沈揚揚念如周文元等悉就縛忠賢乃安然
自是縱騎不出國門矣佩帝等皆市人文元則順昌
興隸也竟論大辟臨刑五人延頸就刃無怖色語知
府寇慎曰公好官當知我等好義非倡亂也監司張
孝流涕而斬之吳人感其義葬之虎丘旁續曰五人
之墓

周宗建字季侯吳江人尚書用曾孫也舉萬曆四十

一年進士除武康知縣調繁仁和有異政入為御史
天啓元年首為先臣顧存仁王世貞陶望齡顧憲成
請論追論萬曆朝小人歷數錢夢舉康丕揚元詩教
趙興邦亂政罪并詆及李三才王圖由是為東林所
指目時遼事方棘疏責備輔臣無何瀋陽破宗建責
當事大臣益急因請破格用人召還熊廷弼已論兵
部尚書崔景榮不當信用奸人劉保輔臣劉一燝不
當推抑言路因刺及右通政林材光祿卿李本固材本固遂
移疾去魏大中之劾王德完也宗建為德完發憤力
攻大中其冬奉聖夫人客氏既出宮復入宗建首抗

疏極諫有曰天子成言有同兒戲法宮禁地僅類民
家非惟聖明舉動有乖亦恐內外防閑盡廢今既無以
信衆後將何以令人毋謂堦前尺土不足為意婦人
女子約束何難不知此輩無知一切陰恩便思踰分
從此狎溺無紀漸成驕恣榮華日萌後患難杜王聖
宋娥陸令萱之覆轍可為殷鑒忤旨詰責明年廣寧
失廷臣多庇王化貞欲甚熊廷弼罪宗建不平為劾
兩人罪案頗右廷弼由是袒化貞者深疾之京師久
旱五月兩電宗建謂陰盛陽衰之徵歷陳四事一專
譏大學士沈淮一請寬建言廢黜諸臣一言熊廷弼

已有定案不當因此羅織朝士陰刺張鶴鳴郭鞏一
則專攻魏進忠畧言近日政事外廷嘖嘖咸謂真宰
之中莫可測識諭旨之下有物憑焉如千人所指魏
進忠者目既不識一丁心復不諳大義陛下深居九
重耳目頓笑之暇既漸與相親則宮庭禮法之事必
漸覺相若一切用人行政墮於其說必且東西易向
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况內庭之借端與外庭之
投合互相扶同則離間之漸將起於蠅營讒構之釁
必生於長舌其為隱禍可勝言哉進忠者魏忠賢故
名也時方結客氏為羽翼廷臣多陰附之其勢漸熾

見宗建疏銜之以骨節元標建首善書院宗建實司其事元標罷宗建乞與俱罷不從巡視光祿與給事中羅尚忠力劾奸弊節者為多請清核上供器物中官怒取旨詰責宗建等再疏力持中人滋不悅給事中郭鞏者先以劾熊廷弼被謫廷弼被敗復官遂深結魏進忠知進忠最惡宗建乃疏詆廷弼因詆朝臣之薦廷弼者而宗建與焉其鋒銳甚南京御史余世業和之詆宗建誤廷弼且誤封疆宗建憤疏駁世業語侵鞏抉其結納進忠事鞏亦憤上疏千數言詆宗建益力并及劉一燝郝元標周嘉謨楊漣周朝瑞毛

丹龍方震孺江秉議熊德陽輩數十人悉指為廷弼
逆黨宗建益憤抗疏力啟其謬且曰李維翰楊鎬袁
應泰王化貞皆壞封疆之人也元詩教力主催戰趙
興邦賄賂遺臣皆誤封疆之人也其地薦維翰薦鎬
薦應泰化貞者亦誤封疆之人也鞏胡不一擊之而
獨苛求廷弼且詆薦廷弼者為逆黨哉當是時進忠
威煽益熾宗建慮內外合謀其禍將大三年二月遂
抗疏直攻進忠略言臣聞見邪不擊非忠臣也畏死
不言非勇士也今日衣冠之禍蔓行將成孤鼠之奸
依憑難破臣猶瞻顧七尺隱忍不言安用此柱史為

哉內臣魏進忠者固今輦轂之下所望而震焉者也
逞進忠之威焰可以啖唾而成風雲竭進忠之財力
可以呼吸而通神鬼極進忠之線索可使愛者升天
怨者墜淵而臣義激於中曾於去歲指名劾奏進忠
之心固無一日忘臣也計惟郭鞏素相暱可以驅使
於是乘鞏入都日走人亟問亟覬以傾臣并傾諸
異己者而鞏乃秘為深幽大幽之說把持察典編廷
臣數十人姓名為一冊思一網中之又為匿名書羅
織五十餘人投之道左給事則劉弘化為首次及於
周朝瑞熊德陽鞏若而人御史則方震孺為首次及

於江東護輩若久而臣亦其中一人也既欲羅諸
臣以快報復之私更欲獨中臣以釋進忠之憾是察
典非朝廷察典乃鞏及進忠之察典也幸直道在人
鞏說不行始別借熊廷弼而欲一穿陷之鞏文因臣
論及王安石臣有何爪葛鞏而不言王安石也鞏而
言及於安陛下亦知安之所以死乎安之死也身首
異處肉飽鳥鳶骨投黃犬此亦古今未有之慘也鞏
即心曠進忠何至背公滅理且牽連劉一燦周嘉謨
楊澗毛士龍輩謂盡皆安黨也臣申論及此請陛下
窮究安之死果出何人傾害則此事即進忠一大罪

案鞫之媚進忠即此可為証據矣臣觀先朝汪直劉瑾雖皆梟獍猶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絕故非久即敗今權璫之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言官之聲勢反借權璫以重不大可慮哉數月以來熊德陽江秉護侯震賜王紀滿朝薦斥矣鄒元標馮從吾罷矣文震孟鄭鄞逐矣近且托孫慎行盛以弘而絕其揆路摘瓜抱蔓正人重足舉朝各愛一死無敢明犯其鋒者臣若尚顧微軀不為入告將內有進忠為之指揮旁有容氏為之羽翼外有劉朝鞏為典兵示威而又有鞏輩蟻附蠅集內外交通驅除善類天下事尚忍言哉跪

又進忠益怒率劉朝等環泣帝前乞自髡以激帝怒
乃令宗建陳交通實狀將加重譴宗建回奏益侃直
不撓進忠議廷杖之再以聞臣言乃止奪俸會給事
中劉弘化御史方大任等交章助宗建改進忠鞶鞶
獲力詆諸人詔下諸疏平議廷臣為兩解之乃嚴旨
切責奪鞶宗建俸三月是時劉朝典內搢遂謀行邊
廷臣微聞之莫敢言宗建曰鞶自謂未嘗通內今誠
能出片紙過朝吾請洗交結之名鞶禁不敢發宗建
乃抗疏極諫歷陳三不可九害會朝與進忠有隙事
亦中寢初宗建詆李三才魏大中東林以其異己欲

出之於外及屢擊權瑞直聲震中外東林亦遂翕然
稱譽之引為同調其冬出按湖廣以憂歸五年三月
大學士馮銓銜御史張慎言嘗論已屬其門生曹欽
程誣劾而以宗建為首并及李應昇黃尊素忠賢遂
矯詔削籍下撫按追賊明年以所司具獄濡緩遣從
騎速治俄入之李實疏中下詔獄毒訊許顯純厲聲
罵曰復能嘗魏上公一丁不識乎竟坐納態廷弼殉
萬有三千斃之獄宗建既死徵賊益急其所親副使
蔣英代之輸亦坐削籍忠賢敗詔贈太僕寺卿官其
子福王時追謚忠毅英嘉善人舉進士歷知松溪

漳浦宜興三縣天啓時由南京驗封郎中出為福建
驛傳副使遂遭瑞禍忠賢敗以故官分廵蘇松坐事
貶秩未行而宜興民變上官以英先治宜興得民心
檄之撫治宜興非英所轄辭不得則單騎往諭治豪
家僮客數人令亂民自獻其首惡亂遂定宜興故多
豪家而修撰陳于恭編修陳于昂兄弟尤橫遂激民
變群執兵鼓譟勢洶洶賴英事旋定而周延儒方枘
圓與陳氏有連銜英再貶兩秩遂歸鞏遷安人以附
忠賢驟至兵部侍郎莊烈帝定逆案削籍論配我
大清拔遷安鞏適去後詣闕自言拒聘上所撰却聘

書兵部尚書梁廷棟論之下獄坐死烈撫楊嗣昌訟其寃得道戍

黃尊素字真長餘姚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除寧國府推官精敏彊執祭酒湯賓尹落職里居勢猶張獨尊素無所假借忝議劉仲斗肆惡於鄉置私獄拷掠受害者數百家為剪除其僮客雖中傷不懼天啓二年入授御史謁假歸明年冬還朝首疏獎憐遠乞召還尚書余懋衡侍郎曹于汭少卿劉宗周劉洪謨且曰王紀之逐也塞驢出郭人謂其恭於蒲輪破帽蒙頭人謂其榮於璘玉紉元標馮從吾之去也誣善之

戰既與王淮陳賈同其名聖明之朝遂與紹聖慶元
同其恥并乞還之廊廟竟其謨猷因劾尚書趙秉忠
侍郎牛應元通政丁啓濬頑銳宜斥秉忠應元竟引
去山東妖賊既平餘黨復煽廵撫王惟儉不能撫馭
尊素疏論之因言廵撫一席往者內外善用今盡為
京卿所據彼雍容坐哺輩寧若教歷外服者之練習
哉又教陳邊事力詆大將馬世龍不還任忤樞輔孫
承宗意不恤也時帝紹位數年未嘗一召見大臣政
多旁落尊素請復便殿召對故事而決大政否則講
進之暇令大臣面陳商榷可否帝不能用四年二月

大風揚沙晝晦天鼓鳴如是者十日三月朔京師地震三乾清宮尤甚適帝體違和人情皇懼尊素歷陳時政十失末言陛下近日有厭薄言官意宮府之間人懷忌諱遂有剽竊皮毛莫犯中局者此端斷不可開也今阿保重於趙嬖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敵國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况廷無謀惟邊無折衝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誤國者護取敗之局不於此時善聽並觀進賢退不肖徒事惟諾而剛方正直疾之若讐陛下獨不自為社稷計乎疏入魏忠賢大怒謀蘇捷之類歸廣力救乃奪祿一年既而楊漣劾忠賢

秋寺譙讓尊素憤抗疏繼之略言天下有政歸正律
威福旁殺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洵洵無不
欲食其肉而可置之左右者乎推陛下之意必以為
曲謹可用也不知不小曲謹不大無忌必以為惟吾
駕馭也不知不可駕馭則不可收拾矣陛下登極以
來公卿臺諫累累罷歸致在位者無同志不於此稱
孤立而乃以去一近侍為孤立耶今忠賢不法狀廷
臣已發露無餘陛下若不早斷彼形見勢窮復何顧
忌忠賢於此必不肯收其已縱之鞭而爭滌其腸胃
忠賢之私人於此必不肯回其已往之棹而默消其

冰山始猶與士大夫為誓繼將以至尊為汪崇柵既
固毒螫誰何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
矣忠賢得疏愈恨忠賢既廷杖萬燦又欲杖御史林
汝翥諸言官詣閣爭之小燦數百人擁入閣中攘臂
肆罵諸閣臣俯首不敢語尊素厲聲曰內閣絲綸地
即司禮非奉詔不敢至若輩敢無禮至此耶其人稍
稍散去無何燦以創重卒尊素上言律例亦叛逆十
惡無死法令以披肝瀝膽之忠臣竟瑣其磨牙礪齒
之兇豎此輩必欣欣相告曰吾儕借天子威柄今而
後可鞭笞百僚矣不知後世有秉董狐之筆繼朱子

也綱目者書曰某月某日即中萬燦以言事廷杖死
豈不上累聖德哉夫進此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
知二正之世王振劉瑾為之世宗神宗之朝張璉嚴
嵩張居正為之奸人欲有所逞憚忠臣義士掣其肘
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蒙拒諫之名已受乘權
之實而仁賢且有抱蔓之形於是乎為所欲為莫有
顧忌而禍即移之國家然則廷杖實非祖宗制也嗟
嗟燦今已矣獨念辱士殺士漸不可開乞獲其故官
破格賜恤俾遺孤得扶襯還鄉燦死且不朽疏入益
忤忠賢意八月河南進王璽忠賢欲侈其事命由大

明門進行受重禮百僚表賀尊素上言昔宋哲宗得
璽祭確等覲言祥瑞改年元符宋祚卒不覲本朝私
治時陝西獻玉璽止令取進給賞五金比祖宗故事
宜從事獲中止五年春遣視陝西茶馬甫出都送黨
曹欽程知其專擊善類助高攀龍魏大中虐焰遂削
籍尊素既嘗諤敢言尤懷深識遠慮其初入臺也鄒
元標實援之即進規曰都門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
議於前矣元標不能用楊漣將擊忠賢魏大中以告
尊素曰從來除君側者必有內援楊公有之乎一不
中吾儕無噍類矣大中不然其說及萬燦死尊素見

連諷之去連曰吾一身死生成敗久拚之矣如死而
有益亦且為之尊素曰士君子可不顧死生成敗不
可不顧出處言既不用在朝何益徒增忌疾耳連頓
之明日遣李應昇來決去就尊素曰此事當決諸已
若詢之他人必有牽輓何能遂志後為書上之連遷
廷不能去以及於禍魏大中将劾魏廣徵尊素曰廣
徵小人之包蓋者也攻之急則挺而走險矣大中曰
楊公擊內魏吾擊外魏亦千秋佳話尊素正色曰奈
何以國家事殉君名節且楊公既不能去內魏君又
安能去外魏乎大中不從廣徵果合於忠賢致興大

雖是時東林盈朝其人自以鄉里分朋黨江西章允
儒陳良訓既與魏大中有隙及大中欲駁尚書南師
仲恤典陝西在朝者亦不悅尊素急言於大中止之
最後山西尹同舉潘雲翼欲用其座主郭尚友為山
西巡撫大中以尚友數問遺朝貴執不可尊素言問
遺未足定人優劣不見杜征南教遺洛中貴要乎大
中卒不可議用謝應祥難端遂作先是汪文言下獄
忠賢即欲羅織諸正人已知為尊素所解恨甚其黨亦
以尊素智慮深沉留之將為後患欲殺之會吳中訛
言謂尊素欲效楊一清誅劉瑾用李實為張永授以

秘計忠賢聞之大懼刺事至吳中四輩漫無影響侍
即烏程沈演家居欲自以為功奏記忠賢曰事有迹
矣於是忠賢日遣使譙訶實取其空印白跪入尊素
等七人姓名遂被逮使者至蘇州通城中擊死連用
順昌斫尉其城外人并擊逮尊素者失其寫帖其人
不敢至尊素聞即囚服詣吏自投詔獄許顯純崔應
元拷掠備至勒贓二千八百五日一進比一日拷竟
次及李應昇尊素見其垂斃願代受拷顯純亦為之
改容已知獄卒將害已叩首謝君父賦詩一章遂死
時六年閏六月朔日也年四十三崇禎初贈太僕卿

任一子後追諡忠端

李應昇字仲達江陰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南康府推官出無辜十九人於死寘大猾數人重辟士民服其公廉為之謠曰前林後李清和無比林謂晉江林學曾也由進士歷吏部考功郎中終南京戶部侍郎以清慎著九江南康間有何陳二火族相傳陳友諒苗裔其人素負固強梗官司莫能制至是歲履罪人拒捕不發當事者議兵之應昇時署九江府事單騎往諭其人相率叩頭聽命悉出罪人就縛一方以定天啓二年徵授御史謁假歸明年秋還朝時天子

開弱廢政急弛應昇上疏曰蘇軾有言天下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夫果其無事也處堂自快識者猶惴惴憂之况以養安無事之習居禍亂方興之會上淵默而聞聲下拱手以觀望巧者攬榮名黠者避險難上下之交既睽則憂患之來未可一二數也方今遼土淪沒黔蜀用兵紅夷之焰未息丙部之賞日增邊兵肆掠於畿輔窮民待盡於催科逗遛習慣大將畏敵而不前法紀陵夷驕兵鼓譟而弗問在在增官日日會議履疏行為故套叢旨等若空言陛下不先振竦其精神發皇其志氣群臣孰肯

任怨以破情面之世界者祖宗有早午晚三朝猶時
御便殿咨訪時政願陛下俯納臣言奮然力行天下
事尚可為也帝但報聞而已頃之復陳時政略曰今
天下敝壞極矣在君臣奮興而力圖之陛下振紀綱
則片紙若霆大臣捐私曲則千里運掌臺諫任糾彈
則百司飲冰今動議增官為人營窟紛紜遷徙名實
乖張自登萊增巡撫而侵冒百餘萬增招練監軍而
侵冒又十餘萬他若諸道之募兵遼左之贖畫前後
侵冒亦各數十萬邊閩內地將領如蟻剝軍侵饗又
不知幾十萬增置總督曾何補於塞垣增置京堂抑

何裨於政事。樞貳添注矣。幾曾慷慨以行。邊司空添注矣。幾曾拮据以儲備。大將添注矣。祇見工謀孽而縱逋。迺禮兵司屬添注二三十人矣。誰是儲邊才而精典禮。濫開邊俸。捷徑燃灰則吏治日壞。白衣攘臂邪人入幕則奸弁充斥。臣請斷自聖心。一切報罷。又曰。今事下部曹。十九寢閣。則復六科註劄。每月奏繳之例。可乎。驕兵倡亂。必有發縱。則重申國典。明正將領之罪。可乎。錦衣旂尉半歸權要。則遣官巡視。如京營之制。可乎。衛官襲職比試不嚴。則申明舊章。無使倖進。可乎。將校蠶食。進軍不招私募。乞兕半分其饌。

可不力為懲創乎窮民敲撲號哭滿庭奸吏侵漁福
堂安坐可不嚴其法制乎時不能用俄劾南京都御
史王永光庇部郎范得志顛倒公論并言刑部侍郎
牛應元衰庸宜罷帝不從永光尋自引去四年正月
疏陳外蕃內盜及小人三患語多譏切近習魏忠賢
惡之三月疏陳民隱言今日保邦要道在恤內地民
生言利而利未必興不如先與之除害徭役繁重奸
吏侵欺害一長吏貪殘酷罰重耗害二窩訪株連無
辜被陷害三馬戶河夫破家蕩業害四盜賊充斥邪
教勾連害五荒地虛糧遺累現戶害六里甲鋪陳坊

長供辦害七細務妨農非時勾攝害八白役下鄉乘
舡騎馬害九勢豪投占私債侵奪害十又有五反國
家設預備倉以為民今僉里甲買穀以厲民而戶部
又議括取其半則郡國何以備水旱一反也祖制立
保甲以弭盜今立汛地捕役以誨盜而議者尚申鄉
兵召募之說則耒耜將盡化甲兵二反也侵欺淹禁
而指平民以完賦工食預支而搜民逋以抵解三反
也懲貪無法轉以王官進其階昧吏怙終仍予州縣
肆其毒四反也詔書停格而丞尉文牒如飛訟師橫
行而南院十詞九允五反也十害不除五反不去欲

生民安枕其可得哉末極陳積逋併征之害帝為戒
飭所司如應昇言京師一日地震疏請保護聖躬速
停內操魏忠賢領東廠好用立枷重三百勦者不數
日即死先後死者已六七十人應昇極言非舊典宜
罷忠賢大恨應昇知忠賢必禍國密草疏列其十六
罪將上而為兄所知攘其疏毀之怏怏而止會楊漣
劾忠賢得嚴旨應昇憤即抗疏繼之有曰從來奪人
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主心根株既深
毒手乃肆今陛下民知其罪曲賜包容彼援刑圖自
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間能無隱禍故忠

賢一日不去則陛下一日不安臣為陛下計莫如聽忠賢引退以全其命為忠賢計亦莫若早自裁決以乞惟蓋之恩不然惡稔貫盈他日欲保首領不可得矣又曰君側不清安用彼相一時雙利有盡千秋青史難欺不欲為劉健謝遷者恐并不能為李東陽倘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時魏廣微方深結忠賢為之謀主知應昇譏已大恨萬縻之死也應昇極言廷杖不可再士氣不可折譏切忠賢輩甚至已代高攀龍草疏劾崔呈秀呈秀窘昏夜款門長跪乞哀應昇正色固拒舍怒而去十月朔帝廟享頌曆廣微

驕蹇後至為魏大中等所糾廣微恚辨䟽反詆言者
應昇復抗䟽論之且曰廣微父嘗為言官公正發憤
得罪輔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奈何比之
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為伍者必別與一輩為
緣乞陛下戒諭廣微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
與言官為難他日庶可見乃父地下廣微得䟽益怒
謀之忠賢將錡秩顛首輔韓爌力救乃奪祿一年其
月趙南星等諸正人悉被逐朝事大變應昇益鬱鬱
不得志明年三月工部主事曹欽程劾應昇漢法東
林遂削籍忠賢憾未已六年三月假李實劾周起元

疏入應昇名遂逮下詔獄酷掠坐贓四千尋於閏六
月二日斃之年三十四崇禎初贈太僕寺卿錄一子
私光時追諡忠毅

萬燦字闇夫南昌人祖恭兵部侍郎自有傳燦少好
學砥礪名行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嘗
疏論刑獄于和天啓初元兵事棘二部需才調燦營
繕主事督治九門垣墉市銅江南皆勤於其職遷虞
衡員外郎司鼓鑄時慶陵大工未竣費不貲燦知內
府廢銅山積可發以助鑄移牒內官監言之時魏忠
賢竊柄怒而不發燦遂具疏上請忠賢益怒假中旨

詰責燥旋進屯田郎中督陵務其時忠賢益肆廷臣
楊漣等交章彈擊率被嚴旨燥憤抗章極論略言龍
不可離淵虎不可離山人主不可離權夫人主有政
權有利權皆不可委之臣下臣下且不可假况刑餘
寺人哉忠賢性狡而貪胆粗而大口銜天憲手握王
爵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痍廢子弟則一世再世資
廝養則千金萬金毒痛士庶斃至百餘人威加縉紳空
至十數畧一切生殺予奪之權盡為忠賢所竊陛下
猶不覺悟乎且忠賢固供事先帝者也陛下又寵忠
賢亦以忠賢曾供事先帝也乃於先帝之陵工略亦

厝念臣嘗屢請廢銅而堅不肯予此何意哉臣聞造
香山碧雲寺見忠賢自營墳墓其規制宏敞擬於陵
寢前列生祠又前建佛宇璇題耀日珠網懸星不知
費金錢幾百萬為己之墳墓則如此為先帝之陵寢
則如彼此其得罪先帝且得罪陛下可勝誅哉今忠
賢已盡竊陛下之權致內廷外朝止知有忠賢不知
有陛下此其人尚可一日留之左右耶疏入忠賢大
怒矯旨廷杖一百斤為民間臣及言官論救皆不聽
當是時忠賢惡廷臣交章劾己無所發忿思借燥立
威乃命群輩至燥邸捽而毆之比至闕下氣絕屬杖

已絕而復甦群豎更肆蹴踏越四日即卒時四年七
月七日也忠賢憾猶不置羅織其罪誣以贓賄三百
燥固廉吏破產乃竣崇禎初贈光祿寺卿官其一子
南渡後賜諡忠貞全時有林汝翥者福清人由鄉舉
知沛縣徐鴻儒之亂攻沛甚急汝翥堅守獲全由此
入為御史巡城會內豎曹進傳罔與犯法汝翥執之
兩人乞受笞免劾汝翥如其言越數日燥杖死忠賢
遂矯旨責汝翥擅笞內使命廷杖如燥汝翥懼為群
奄所斃逃之城外群奄以汝翥為葉向高甥_{疑匿其}
郊聚而圖之大肆詬辱汝翥乃詣遵化自歸於烈嶽

鄧漢溪以聞卒杖之自是衣冠喪氣奄人益橫崇禎
時汝翁仕至浙江副使同時為忠賢致死者更有丁
乾學夏之令吳裕中劉鐸吳懷賢蘇繼啟張汝諸人
乾學浙江山陰人寄籍京師舉進士歷官翰林檢討
天啓四年借給事中郝上膏典試江西時忠賢勢大
熾乾學惡之發策刺譏無所諱忠賢怒矯旨鐫三秩
復除其名已屬所知示意乾學不為屈乃使人詐為
校尉往連挫辱之竟憤鬱而卒崇禎初贈侍讀學士
之令光山人舉進士歷知攸歛二縣以治行卓異授
御史嘗疏論邊事力詆毛文龍不足恃時忠賢方庇

文龍傳旨削之令籍額閩臣救免及廵皇城內使馮
忠等犯法劾治之益為忠賢所銜崔呈秀亦以事銜
之治屬御史卓邁劾之令黨比熊廷弼有詔削奪頃
之御史倪文煥復劾之令計陷毛文龍幾悞疆事遂逮
下詔獄坐賊拷死裕中江夏人由進士為順德知縣
亦以卓異徵授御史疏詆大學士丁紹軾先是熊廷
弼之死事由內閣忠賢乃傳旨詰裕中為廷弼相戚
代之報讐命廷杖一百竟以創重卒崇禎初與之令
同賜贈廕鐸廬陵人起家進士由刑部郎中為揚州
知府鐸有才藻憤忠賢亂政作詩書僧扇有陰霾國

事非旬偵者得之聞於忠賢倪文煥者揚州人也孃
鐸不親己遂嘆忠賢逮治鐸雅善忠賢子良鄉事獲
解許還故官良卿從容問鐸曩錦衣往逮索金幾何
曰三十金耳良卿令錦衣還之其人怒日夜伺鐸陳
言鐸繫獄時與囚方震孺同謀居間遂再下獄會鐸
家人有夜醮者叅將張體乾誣鐸呪詛忠賢刑部尚
書薛貞遂坐大辟伏屍西市忠賢誅貞及體乾並抵
罪鐸贈太僕少卿懷賢休寧人由國子生授內閣中
書舍人同官傅應星者忠賢甥也懷賢遇之無加禮
應星憾之楊漣劾忠賢疏出懷賢書其上曰宜如韓

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即時遣戍又與工部主事吳昌
期書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語忠賢偵知之大怒曰
何物小吏亦敢謗我遂矯旨下詔獄坐以結納汪文
言為左光斗魏大中鷹犬拷掠死崇禎初贈工部主
事繼啟許州人舉進士歷知元氏真定栢鄉三縣用
治行高等入為吏部稽勲主事累遷考功郎中將調
文選中旨謂為揚漣私黨削籍歸是時緹騎四出同
里副使孫織錦素附忠賢遣人怵繼啟曰逮者至矣
繼啟信之自經而卒崇禎初贈太常寺卿汝邠邠人
尚書國彥曹孫也由廕叙為後軍都督府經歷嘗被

酒語詆忠賢下獄拷掠死亦獲贈恤

論曰逆閹竊柄作威從衆希有一時奸邪投赴誅斥
海內正人惟恐不盡不知小人勢焰頓時而消天地
間正直剛大之氣則亘古長存者也况造物循環剝
極必復群小畢生竭蹶用盡機謀僅以貽臭名而長
奸惡人心不死公道自彰燭火青燐曾何傷於日月
乎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聖訓昭然世人自信
不及耳俯仰盱衡彌深永悼